

汤家麟 著

大麻·可卡因·海洛因 ——世界毒品风云

责任编辑：蒲元明
封面设计：文小牛
技术设计：凌志云

大麻·可卡因·海洛因——世界毒品风云
汤家麟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3号）
成都甫家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mm 1/32 印张 7 字数 180千
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 次印刷
ISBN7-220-00728-0/C·120印数：1—30000

定价：2.50元

内 容 简 介

当罂粟、古柯和大麻被加工提炼为一粒粒白色的晶体，它就以奇特的魅力使千百万“瘾君子”为之倾倒，伴随着来的却是人性的泯灭和社会道德的堕落。

为了数以亿计的毒品美元，意大利黑手党、哥伦比亚麦德林卡特尔及香港14K三合会等世界主要贩毒集团，在缅甸“金三角”、南美洲和西南亚的“金新月”等地加工提炼大量的吗啡、可卡因和海洛因通过飞机、汽车、信鸽等运输工具，利用毒蛇、鲜鱼、奶酪、水果，甚至乳罩、避孕套等夹带过关，贩运到世界各地。为了达到目的，南美洲毒王、中美洲毒品将军和亚洲鸦片大王不惜手段、各显神通，在世界各地制造了无数血腥惨剧……面对世界毒枭的挑战，美国、英国、意大利、苏联，埃及、中国、泰国、缅甸等国纷纷联手，组成了全球性的缉毒网络，实施了一项项扫毒计划……

书中还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各种毒品的种类，使用的方法和使用后所产生的不同快感，以及随之而来的凶杀、群居、强奸、卖淫等犯罪。

目 录

第一章 可怕的瘟疫	1
一、祸水横流	1
二、最大的吸毒器	5
三、毒魔肆虐的西方	19
四、东南亚毒品之都	38
第二章 黑色的蛛网	48
一、鸦片将军和鸦片大王	48
二、南美洲毒王卡特尔	68
三、黑手党的“毒品美元”	84
四、巴拿马的“毒品将军”	96
五、黑色的毒网	99
第三章 罪恶的种子	116
一、罂粟、古柯与大麻	116
二、毒品的“魅力”	119
三、毒品的生产	121
四、毒品三大产地	127
第四章 善与恶的搏斗	146
一、各国采取一致行动	146
二、美国总统向毒品宣战	151
三、国王亲自出马	159
四、面对血腥的惨剧	173

五. 这里有绞刑架.....	178
六. 神州之剑.....	191
七. 代号“外交行动”	204

第一 章

可怕的瘟疫

一. 祸水横流

目前，全世界至少有4000万人被各种“毒弹”击中，成为“瘾君子”。换言之，全世界平均每120人中，就有一名嗜毒者。吸毒费用超过3000亿美元，即全世界每个成员平均分摊60美元。

据美国国家滥用毒品问题研究所调查，在全部2.4亿美国人中：

——有5400万人起码试用过一次大麻的“味道”，有大约2300万人经常吸食大麻。

——有45万海洛因成瘾者，不是每日都使用海洛因的人则达200万人以上。

——有1500万人“尝试”过可卡因，有500万人经常使用这种毒品。

——有1600万人曾使用过各种“迷幻药”，有200万人经常服用这类“迷幻药”。

——有800万美国人尝试过危险性极大的毒品，如“裂

毒”、五氯苯酚等。

——试用过非法毒品的美国公民有1亿人，其中有4000万人经常使用一种或多种毒品。

由东南亚“金三角”、西南亚“新金月”、南美洲“金新月”，以及其他一切毒品产地生产出来的各种毒品，由大小毒枭们兴风作浪，犹如洪水一样，滚滚流向美洲、西欧、拉丁美洲、非洲、亚洲、大洋洲。几乎凡是有人类居住的地方，无不受到毒品的骚扰、侵害和损伤。整个人类社会正经受着又一种新的灾祸的危害。美国政府毒品对策事务副主任李·多哥洛高早就指出：“如果说在70年代，在毒品使用问题上，我们真的学到了一点新东西的话，那就是：毒品使用的问题根本不受地理边界的限制，它也并非特别偏向于危害这一个或那一个社会集团。毒品的使用确是一个全球性的大问题，是一个我们根本不能置之不理的问题。”1984年，联合国麻醉品管制局的年度报告指出：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麻醉品的非法生产、贩卖和滥用均有增加，麻醉品的破坏作用对一些国家的经济、政治制度。甚至国家安全与政局稳定提出了愈来愈令人担忧的问题。而到了1987年6月，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在世界反毒大会上警告：“滥用毒品同以前若干世纪瘟疫在世界许多地区恶性泛滥一样，对现在和未来若干代人是同样可怕的危险，如果不制止这种危险，其后果将比瘟疫的祸害更为严重和可怕。”秘书长并非危言耸听，毒品祸害已成为当今世界所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尽管各国外政府开始或早已开始重视这个问题，并采取了一系列禁毒措施，但各种毒品仍在世界范围内泛滥。

近10多年来，各国缉毒机构没收的毒品数量足以说明何

题的严重性。联合国常驻维也纳禁毒机构负责人 F·拉莫斯-加里诺曾经指出，过去数年里没收吸的毒品数量是“爆炸性”的。但是，尽管没收了大量毒品，仍未能“缩小世界非法毒品市场。”据联合国禁毒机构统计，1975年时，全世界一共仅没收了3吨可卡因，到10年后的1985年，没收量达到56吨，1986年又比上一年猛增50%，海洛因情况与可卡因大同小异，1975年仅缉查到2吨，1984年上升到12吨，1985年又增到14吨，而到1986年，又比上年猛增100%。国际刑警组织的官员1987年2月11日在巴黎指出：被揭发的非法贩毒案件数量的增加说明，世界范围内毒品走私、吸毒情况日趋恶化。

毒品泛滥所造成的严重社会问题是多方面的。首先，它摧毁了吸毒者本身的人格尊严，使之道德沉沦，忘记廉耻。一百多年前鸦片在中国泛滥所出现的种种丑态，如今却再现于具有高度物质和“精神文明”的纽约、伦敦、巴黎、马赛、罗马、波恩、汉堡、阿姆斯特丹、洛杉矶等这样一些西方大都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纽约的曼哈顿，或伦敦的索蒙区，以及巴黎的拉丁区，常常看到“瘾君子”们“爬在地上要（毒品）零售贩给他一小包海洛因。那些高贵的美妇人，当你不小心碰了她一下，她都会觉得是对她的一种渎亵时，她却忽然间打了一个呵欠，然后象最下流的娼妓似地脱下衣服，浑身发抖地跪在你面前，求你随意摆布她，只要给她一小包面粉”。象鸦片曾经腐蚀了清朝的军队一样，各类毒品也使装备精良的西方国家军队受到影响。早在60年代，人们就看见年青、英俊的美国军人，“蜷伏在

西贡街头，向行人乞求赏赐几文钱，用来换一包海洛因”。毒品象一只毒蜘蛛，把其千万根毒线无声无息地伸向世界的各个阴暗角落，使沾染上它的男男女女无一例外地脸色苍白、行为颓废、精神萎靡不振、性情暴戾乖张，丧失了人的起码尊严。沉溺于毒网而不能自拔的人，最终或倒毙于街头，或惨死在某间破烂的房屋里。

如果进而考虑到大多数吸毒者还有家庭的话，那么毒品泛滥的另一个结果就是毁灭了千万个家庭的和睦。因为吸毒者的耗费远非自身工资所能承担，何况大量吸毒者是尚未工作的青少年。有工资收入的吸毒者把家中的钱花光当尽，妻离子散；而无业游民，特别是无工资收入的青少年，开始时是从家中偷钱或在外面行窃，而与家人不和。最后，对路人甚至父母亲友明火执杖地抢劫，不少人惨遭杀害。这一类事件在西方各国几乎每天都在发生。造成严重的治安问题。

因此，毒品历来是犯罪、暴力、死亡、社会道德沦落、卖淫、暴富、匪帮的同义词。更值得忧虑的是，毒品与令人闻之色变的艾滋病竟结为“联盟”。因为嗜毒者多往往使用不洁的针头、器具注射海洛因等毒品，这就为艾滋病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通道”。据美国卫生部估计，在美国的艾滋病患者中，有25%也曾经是毒品滥用者！

在这里，我们还应指出，毒品曾经是殖民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用来毒害、侵略、麻痹和剥削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武器，曾是他们用以挑动许多发展中国家民族矛盾、国家冲突乃至反共剿共的工具，然而，现在形势大变了。东

南亚“金三角”、南美洲“金新月”和西南亚“新金月”，这些位于发展中国家地区所出产的毒品，主要运销到美国、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毒品的矛头主要指向这些过去的毒品宗主国，不但撞开了它们的大门，而且泛滥成灾，毒害着它们的人民，使它们举国上下恐惧不安。这是多么绝妙的历史讽刺呵！

二. 最大的吸毒器

国际社会公认，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头号的毒品消费国，也有人将美国比作是一具庞大的“吸毒器”，对世界各地的毒品“来者不拒”，而美国官方对这顶第一位吸毒大国的“桂冠”，也并不忌讳。美国前健康教育福利秘书卡里德诺曾经哀叹：吸毒已成为美国的“头号”健康问题。其实，岂止是“健康”问题，美国总统里根就惊呼：“毒品正在对美国的社会机构和人民利益造成日益严重的威胁，尤其是对未来希望所在的年青人危害更大。”无情的现实，证实了里根总统的看法。

还在70年代末期，美国的瘾君子们每年花费在毒品上的金钱即达500亿美元，时至今日，估计已超过1000亿美元。仅1985年，因吸食毒品过量而丧生的就有1876人。

近年来，美国每年消费的毒品数量为：大麻1.5万至2万吨，海洛因30至40吨，可卡因70至80吨。毒品交易已成为美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在全国经济衰退时期也经久不衰，每年毒品交易利润高达350至500亿美元。每年平均有2000名贩毒者被捕，美国肃毒官员形容毒品走私和流入美

国的速度是“势如雨下”。特别是位于美国南海岸的佛罗里达州，更成了毒品走私者和嗜毒者的天堂以至有的美国经济学家声称，如果没有毒品走私与交易，佛罗里达州的经济就要崩溃。在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市，最“吃香”的行业就是毒品业。那里的一个毒品调查员齐治·禹·哈温斯说：“迈阿密市的罪案有75%涉及毒品，偷车、偷船和绑票也在增多。5年来共抓获来自哥伦比亚和古巴的大贩毒分子1500名，没收毒品价值数十亿美元。20年前，我曾经搜查出17支大麻烟，就成了爆炸性新闻，报界大肆报道，政府要员也来参观。现在嘛，20吨毒品也无甚希奇。1965年缉毒组才两个人，现在有500人，还嫌人手不足。”1982年，该市破获一起大麻走私案，数量达57吨，价值9200万美元。同年，佛罗里达州查获价值30亿美元的毒品，里根总统闻讯后倍加赞赏，称赞缉毒人员“阻止毒品输入，消灭社会害虫”功不可没。

在美国，从10来岁的孩童到硅谷（美国的一个高科技中心）的科学家，从华尔街的证券交易经纪人到好莱坞的电影明星，从穷困潦倒的失业者到腰缠万贯的大富翁，吸毒之风“盛况空前”。在上流社会的社交界正流行着一种时髦风尚，那就是鸡尾酒会的第一道“菜”是一份可卡因。有的美式足球明星同时也是吸食可卡因的“好汉”，著名的拳击手同样是毒品的“崇拜者”，甚至一些科学家也把可卡因视为“灵感”的源泉。在硅谷，每年可卡因消费量高达1吨。毒品已渗透到美国各行各业，就连警察和军队也难以幸免。仅在1982年，华盛顿警察局就开除了45名吸毒和参与毒品活动的警察。1983年，美国海军中有5704名官兵因吸毒被革除军职；滥用毒品而未受司法惩罚者达到24064人，占美国海军

总人数的59%。在驻欧洲各国的美军官兵中吸毒者的比例更加惊人，高达31.4%，而年青士兵的吸毒现象尤为严重，达40%。驻防英国的9个美军基地被人们讥讽为“驻欧美军的毒品总部”。那些被人们誉为“白衣天使”的医务人员在私自使用毒品上更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医生常为“病人”开列大剂量的兴奋剂或麻醉剂，以此获得额外收入。医务人员因与这些毒品（如吗啡等）有较多接触机会，他们中的吸毒成瘾者比例亦往往高于从事其他行业的人。甚至美国一些政界要人也滥用毒品。据估计，大约有20%的国会议员抽吸大麻；还有更多的议员“品尝”过大麻的“滋味”。美国前总统卡特的毒品问题顾问波德·伯恩博士曾开过一张含有麻醉剂的假处方而引疚辞职。他后来声明说：“我和白宫工作人员中的一些人都抽过大麻，我还知道总统的某些助理人员也使用可卡因。”尽管随后他又矢口否认，撤回了先前的声明，但许多人都认为这不过是欲盖弥彰，并为国家决策者竟然也有吸毒之痴而感到震惊和愤怒。而美国前总统福特和卡特的儿子也是吗啡的“爱好者”。甚至还有这样咄咄怪事：《纽约时报》有一篇文章讲到美国上流社会举行的一次晚会上，偶然有价值数千美元的可卡因被碰洒在一块白色的小地毯上，那些颇有身份的贵宾们便纷纷躺到地上，用鼻子猛嗅那块小毯子，整个晚会的时间就被他们这样消磨掉了。

美国社会学家是如此描述毒品泛滥情况的：

如果你在美国任何一个大都市繁忙的街道上漫步，请仔细观察一下周围的过路人吧。你看到的每3名成年人或青年人中就有一名因刚吸了大麻烟而醉迷迷的；10

个人中有一个人的可卡因瘾劲儿正高着；而也许 25 个人中有一个人因为用了迷幻药正在幻觉联翩。如果你偶尔走过某个特殊地段，就很可能碰到有人靠拢你，说只要出钱，你要多少非法毒品就有多少。如果你对这一切感到厌倦，决定开汽车游览，那就最好清醒些，小心驾驶，因为和你一起在公路上开车的人有许多是处于大麻和其他非法毒品的劲头支配之下的。确实，人们估计所有死了人的车祸中，有 16% 是因为在大麻的劲头下影响开车而导致的。

美国的毒品问题中，有一个正引起普通公众、特别是千千万万家长们的担心和忧虑，这就是美国青少年中使用非法毒品的人数急剧上升。从 60 年代以来，使用非法毒品的风气正“稳步”地从大学校园蔓延到初级中学甚至小学。在许多大城市里，毒瘾成灾已经到了有如流行病横行的严重程度，成千上万的青少年对于学校和一般生活感到厌烦，就转向使用海洛因等毒品寻求解脱，忘掉挫折和苦闷。许多青少年，甚至五六岁的儿童，在贩毒分子的引诱和利用下，走上了贩毒的犯罪道路。他们只是替贩毒分子担任警戒，干这种工作的孩子每人每天可以得 100 美元。下一步他们是在毒品加工点和贩毒分子之间奔忙，把毒品从加工点运到贩毒分子手中，这样每天可得 300 多美元。10 岁以后，其中一部分孩子就成了比较成熟的毒品小贩，因而也就可以赚更多的钱，每天收入 3000 美元左右。

孩子一旦陷进贩毒的泥坑就难以自拔，有的几个月不回家，也根本不告诉父母他们去哪儿，或去干什么。有时候，骗子分子把他们锁在小黑屋里，让他们在里面通过墙上开的

小孔出售毒品，或利用他们从事‘製毒’的加工、包装、发送等活动。”

近年来，美国许多大城市越来越多的少年儿童被卷入贩毒这一勾当。据统计，纽约因贩毒被拘留的少年儿童从1983年的386人增加到1987年的1052人。底特律地区的警察1987年拘留了647名从事贩毒活动的少年，几乎等于头一年的两倍。首都华盛顿的统计数字更令人难以置信：从1983年的483人激增到1987年的1894人，几乎等于头一年的3倍。

美国少年儿童从事贩毒活动的主要原因有：

第一，按照美国法律，对少年儿童没有严格的处罚条款，贩毒分子利用这一点，钻了法律空子。

第二，缺乏对少年儿童应有的教育和关怀。美国许多青少年都是在没有父亲的家庭里长大，母亲忙于挣钱养家糊口，故难以顾及孩子的活动。在金钱和物质引诱下，许多青少年，特别是黑人中的青少年冒险走上贩毒道路，梦想发财致富。致使少年儿童贩毒问题成为一个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

据美国禁止毒品法令执行委员会估计，美国所有因财产关系而犯罪的案件中，有19%是由海洛因吸食者作案的。这些嗜毒者每年犯下10万宗抢劫、非法侵占他人财物和汽车抢劫案。此外，他们还利用“空头支票”和信用卡进行欺骗、贪污等。而纽约1/4的谋杀案、圣弗朗西斯科70%的犯罪案件与吸毒有关。因吸毒给美国经济造成的损失每年高达260亿美元，而整个社会由于毒品危害造成家庭破裂、生活无着和个人苦难等是不可能用金钱来计算的。以下是几个“瘾君子”的自白，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毒品在美国的泛滥和危害。

程度达到了多么惊人的地步：

迈克尔：我读初中时开始吸毒，12岁就开始抽大麻，随着我的毒瘾越来越深，特别是我用的是烈性毒品，我用于学校的功课，冲浪运动和个人交往的时间就越来越少。我和朋友们参加许多聚会，大量使用迷幻药，猛抽大麻。而这只不过是咱们国家青年人生活的典型写照罢了。

(后来)有人又介绍我用海洛因。我开始时一小点一小点地试着用，就是隔两个月用一次。慢慢发展到我不得不每个周末都用了。以后发展到我不得不每天注射。再以后每天注射3到4次。

后来几年，我真地成了一个十足的毒瘾鬼，有很多次身上穷得不名一文，不得不想法子混点钱用。但是，我过去从来不缺钱。念中学时，有时候我有10000到15000元。这些钱对我有啥用？我全花光了。我的海洛因毒瘾严重到了极点，其他一切都毫无意义。我所关心和需要的一切只不过是在注射一针海洛因。至于我是否伤害谁、偷了谁、抢劫了谁或者把枪口指在谁的脸上，我全不管。我没有愿望、没有目标、也没有方向。我只想用毒品来填补空虚。问题是，用了毒品之后，身体会对它产生耐药性，只得用更大剂量才能过瘾。于是，就养成了在心理上和生理上对毒品的依赖性。我的毒瘾曾深沉到这样一个程度，我说：“怕啥呢？我不想戒掉它。我就是这个样子，我就是要成为这个样子。”

帕悌：我在旧金山度周末时，访问过几个朋友。我想过一下毒瘾，我给了一个朋友钱，请他上街替我买点

可卡因，但他回来时带来的不是可卡因，而是值50美元的海洛因。我就第一次用上了海洛因。当我醉了的时候，我站不起来，跪着，开始呕吐。呕吐一停，就感到一辈子从来没有这样舒服畅快过。简直就像我的心脏说：“这就是涅槃的境界，这是我寻找了一辈子的境界。”从此我就一直使用海洛因。9年以来，我从来没有一口气停用海洛因超过6个月之久。

我身高5英尺9英寸，但是由于吸毒自己体重下降到100磅以下，就像要奄奄一息的样子。每次发现体重减轻，我都大吃一惊，以为快要死了。那时我的儿子还是个小婴儿。我想：“天哪，他没有母亲的话怎么办呀？”但是，我手里还握着注射器，还在过瘾。那时，我难受极了，身体全垮了。我说：“好，过了这次瘾就不干了。”但是4小时以后，我又再用药过瘾，这样没完没了游幻下去。

我想，每个人吸毒的故事多少都是一个恐怖的故事。我还记得，有一位吸毒的女朋友从37层台阶把她那出生才4天的婴儿摔了下去。我记得清楚，我前夫的堂兄弟元旦那天在我家厨房里吸了超剂量毒品，生命垂危。我记得许多真正恐怖的事情，我相信每个有毒瘾历史的人都有同样可怕的故事。但是，由于你对这些故事已经麻木了，它们再也不会对你有任何惊扰作用。我想，主要是毒品使我落到了这样地步。比方说，我前夫的堂兄弟倒毙在地板上，我看着这个景象，心里想的不是：“天呀！他去世了。”而是：“这具躺在我厨房里的尸体，该怎么处置呢？”当一个人落到了这种什么都

不当一回事的地步，那真得想点办法来救治救治才行。”

珍妮特：开始吸毒时，我还在中学念书。大概16岁。主要是从和我打交道的人那儿学来的。是在我一生中那么一个阶段学会的：那时没有任何东西真正能使我幸福，我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于是我开始吸毒了。开头这些毒品使我忘掉自己的不幸福，因此，我就吸毒了。

开头我吸毒是为了能够忘记自己的悲惨和不愉快，或者忘掉使我苦恼的问题，或者忘掉和我父母的争吵，——我一吸毒，一切就好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就开始了另外一种情况——所有和我相处的人都吸用那么多毒品，他们经常提心吊胆，怕在吸毒或卖毒品时被警察逮住，我又看到有两位朋友因为超剂量吸毒——就是毒品吸得太多——死了。当我看到这类事情之后，有一段时间，我不想吸毒了。但是，已经养成了习惯，我只好一直吸下去。然后，当我想戒掉时，发现已经没有办法了。我认真试着不用，结果情绪变得烦躁不安、起伏不定。有一回，我居然打了我母亲。这时候，我才知道我已经无法一下子戒掉了。

林达：我从15岁起就用“红丸”，一直用到18岁。每日每夜大量使用。把它和其他毒品混合使用。当我用“红丸”上瘾时，我喜欢那种感觉……那是一种虚假的幸福感。我知道它是虚假的，但我喜欢那种感觉。觉得一切都无所谓，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能够心情舒畅。于是，我就时时刻刻尽可能多地吸毒，目的在于忘掉自